

<<稻草人的微笑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稻草人的微笑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9573327585

10位ISBN编号：9573327589

出版时间：2010-12-27

出版公司：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

作者：三毛

页数：36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稻草人的微笑>>

內容概要

在火山與海洋的愛情結晶之島， 感受到最熱忱的赤子之心！

三毛從撒哈拉沙漠遷居迦納利群島的快樂新生活！

生命跟人惡作劇，它騙人化進故事去活，它用種種的情節引誘著人熱烈的投入。

人，先被故事捉進去了，然後，那個守麥田的稻草人，就上當又上當的講了又講。

- - 三毛 三毛逝世二十週年紀念 重新編輯．全新改版 被親情、友情和愛情滋養著，我不禁露出守護著麥田的稻草人，那樣不變的微笑..... 搬到迦納利群島，我選擇住在離城很遠的海邊社區。

本想不要和鄰居混得太親密，以免失去個人的安寧，但是可愛的鄰居朋友總是不知不覺就融進我的生活，比如說一群活力四射的老年人，讓我感受到人生的盡頭也可以再有春天。

而那位世界最偉大的賣花女就更厲害了，她總能使出各種推銷術讓我和荷西一次次上當！

十二歲的達尼埃對養父母的孝順則教我震撼不已，相較之下，我對荷西的家人實在很沒愛心；但大鬍子老公依然守著我，就連我任性的逃回故鄉，他還使出詐術寫信騙我回去！

在那個島上有太多愛像洪水一般的往我身上潑，我想我會一直住在那裡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和荷西必須往未知的下一站啟程為止..... 從撒哈拉沙漠搬到一百公里對面的迦納利群島，三毛依然本著正義感十足又真誠開朗的個性，過著最有情味的日子。

在她筆下，每一件瑣碎小事、每一個人物都那麼鮮明的活起來了！

三毛曾擔心自己離開沙漠會寫不出好文章，事實上，如此熱愛生活、心靈豐美的她，注定到哪裡都有講不完的故事，把我們深深的吸引住！

荷西叫三毛吃胖，好讓他安心的獨佔。

就在丈夫鼓勵三毛做胖子的那幾天，她偷偷買了一個陶繪胖婦人，送給他做禮物，並向他喊：「滿意了吧？

一個胖太太加一個胖情人。

」

<<稻草人的微笑>>

作者简介

三毛 本名陳懋平，因為學不會寫「懋」那個字，就自己改名為陳平。她十三歲就躑躅去小琉球玩，初中時逃學去墳墓堆讀閒書。旅行和讀書是她生命中的兩顆一級星，最快樂與最疼痛都夾雜其中。她沒有數字觀念，不肯為金錢工作，寫作之初純粹是為了讓父母開心。她看到一張撒哈拉沙漠的照片，感應到前世的鄉愁，於是決定搬去住，苦戀她的荷西也二話不說地跟著去了。然後她就和荷西在沙漠結婚了，從此寫出一系列風靡無數讀者的散文作品，把大漠的狂野溫柔和活力四射的婚姻生活，淋漓盡致展現在大家面前，「三毛熱」迅速的從台港橫掃整個華文世界，而「流浪文學」更成為一種文化現象！接著，安定的歸屬卻突然急轉直下，與摯愛的荷西錐心的死別，讓她差點要放棄生命，直到去了一趟中南美旅遊，才終於又重新提筆寫作。接著她嘗試寫劇本、填歌詞，每次出手必定撼動人心。最終，她又像兒時那樣不按牌理出牌，逃離到沒人知道的遠方，繼續以自由無羈的靈魂浪跡天涯。她就是我們心中最浪漫、最真性情、最勇敢瀟灑的 - - 永遠的三毛。

<<稻草人的微笑>>

章節摘錄

賣花女 我們的家居生活雖然不像古時陶淵明那麼的悠然，可是我們結廬人境，而不聞車馬喧，在二十世紀的今天，能夠堅持做鄉下人的傻瓜如我們，大概已不多見了。

我住在這兒並不是存心要學陶先生的樣，亦沒有在看南山時採菊花，我只是在這兒住著，做一隻鄉下老鼠。

荷西更不知道陶先生是誰，他很熱中於為五斗米折腰，問題是，這兒雖是外國，要吃米的人倒也很多，這五斗米、那五斗米一分配，我們哈彎了腰，能吃到的都很少。

人說：「窮在路邊無人問，富在深山有遠親。」

我們是窮人，居然還敢去住在荒僻的海邊，所以被人遺忘是相當自然的事。

在鄉間住下來之後，自然沒有貴人登門拜訪，我們也樂得躲在這桃花源裏享享清福，遂了我多年的心願。

其實在這兒住久了，才會發覺，這個桃花源事實上並沒有與世隔絕，一般人自是忘了我們，但是每天探進「源」內來的人還是很多，起碼賣東西的小販們，從來就扮著武陵人的角色，不放過對我們的進攻。

在我們這兒上門來兜售貨物的人，稱他們推銷員是太文明了些，這群迦納利島上來的西班牙人並不是為某個廠商來賣清潔劑，亦不是來銷百科全書，更不是向你示範吸塵器。

他們三天五天的登門拜訪，所求售的，可能是一袋番茄，幾條魚，幾斤水果，再不然幾盆花，一打雞蛋，一串玉米……我起初十分樂意向這些淳樸的鄉民買東西，他們有的忠厚，有的狡猾；有的富，有的窮，可是生意一樣的做，對我也方便了不少，不必開車去鎮上買菜。

說起後來我們如何不肯再開門購物，拒人千里之外，實在是那個賣花老女人自己的過錯。寫到這兒，我聽見前院木柵被人推開的聲音，轉頭瞄了外面一眼，馬上衝過去，將正在看書的荷西用力推了一把，口裏輕喊了一聲「警報」，然後飛奔去將客廳通花園的門鎖上，熄了廚房熬著的湯，再跟在荷西的後面飛奔到洗澡間去，跳得太快，幾乎把荷西擠到浴缸裏去，正在這時，大門已經被人碰的亂拍了。

「開門啊！」

太太，先生！

開門啊！

「我們把浴室的門輕輕關上，這個聲音又繞到後面臥室的窗口去叫，打著玻璃窗，熱情有勁的說：「開門啊！」

開門啊！

「這個人把所有可以張望的玻璃窗都看完了，又回到客廳大門來，她對著門縫不屈不撓的叫著：

「太太，開門吧！

我知道妳在裏面，妳音樂在放著嘛！

開門啦，我有話對你講。

「收音機忘記關了！

」我對荷西說。

「那麼討厭，叫個不停，我出去叫她走。

」荷西拉開門預備出去。

「不能去，你弄不過她的，每次只要一講話我們就輸了！

」「妳說是哪一個？

」「賣花的嘛！

你聽不出？

」「噓！

我不出去了。

」荷西一聽是這個女人，縮了脖子，坐在抽水馬桶上低頭看起書來，我笑著拿了指甲刀手指，兩人躲著大氣都不喘一下，任憑外面震天價響的打著門。

<<稻草人的微笑>>

過了幾分鐘，門外不再響了，我輕手輕腳跑出去張望，回頭叫了一聲 警報解除 荷西才慢慢的踱出來。

這兩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為什麼被個賣花的老太婆嚇得這種樣子，實在也是那人的好本事；看著房間內大大小小完全枯乾或半枯的盆景，我內心不得不佩服這個了不起的賣花女，跟她交手，我們從來沒有贏過。

賣花女第一次出現時，我天真的將她當作一個可憐的鄉下老婆婆，加上喜歡花草的緣故，我熱烈的歡迎了她，家中的大門，毫不設防的在她面前打開了。

「這盆葉子多少錢？」

我指著這老婆婆放在地上紙盒裏的幾棵植物之一問著她。

「這盆嗎？」

五百塊。

說著她自說自話的將我指的那棵葉子搬出來放在我的桌上。

「那麼貴？」

鎮上才一百五哪！

我被她的價錢嚇了一跳，不由得叫了起來。

「這兒不是鎮上，太太。」

她瞪了我一眼。

「可是我可以去鎮上買啊！」

我輕輕的說。

「妳現在不是有一盆了嗎？」

為什麼還要去麻煩，噢 她討好的對我笑著。

「我沒有說買啊！」

請妳拿回去。

我把她的花放回到她的大紙盒裏去。

「好了！」

好了！

不要再說了。

她敏捷自動的把花盆又搬到剛剛的桌上去，看也不看我。

「我不要。」

我硬愣愣的再把她的花搬到盒子裏去還她。

「妳不要誰要？」

明明是妳自己挑的。

她對我大吼一聲，我退了一步，她的花又從盒子裏飛上了桌。

「妳這價錢是不可能的，太貴了嘛！」

「我貴？」

我貴？

她好似被冤枉似的叫了起來，這時我才知道碰到厲害的傢伙了。

「太太！」

妳年輕，妳坐在房子裏享福，妳有水有電，妳不熱，妳不渴，妳頭上不頂著這個大盒子走路，妳在聽音樂，煮飯，妳在做神仙。

現在我這個窮老太婆，什麼都沒有，我上門來請你買一盆花，妳居然說我貴，我付了那麼大的代價，只請妳買一盆，妳說我貴在哪裏？

在哪裏？

她一句一句逼問著我。

「噢！」

妳這人真奇怪，妳出來賣花又不是我出的主意，這個帳怎麼算在我身上？

我也氣了起來，完全不肯同情她。

<<稻草人的微笑>>

「妳不想，當然不會跟妳有關係，妳想想看，想想看妳的生活，再想我的生活，妳是買是不買我的花？」

「這個女人的老臉湊近了我，可怕的皺紋都扭動起來，眼露兇光，咬牙切齒。我一個人在家，被她弄得怕得要命。」

「妳要賣，也得賣一個合理的價錢，那麼貴，我是沒有能力買的。」

「太太，我走路走了一早晨，飯也沒有吃，水也沒有喝，頭暈暈了，腳走得青筋都起來了，妳不用離開屋子一步，就可以有我送上門來的花草，妳說這是貴嗎？」

妳忍心看我這樣的年紀還在為生活掙扎嗎？」

妳這麼年輕，住那麼好的房子，妳想過我們窮人嗎？」

「這個女人一句一句的控訴著我，總而言之，她所受的苦，都是我的錯。」

我嚇得不得了，不知自己居然是如此的罪人，我呆呆的望著她。」

她穿著一件黑衣服，綁了一條黑頭巾，背著一個塑膠的皮包，臉上紋路印得很深，鬚髮在頭巾下像一把乾草似的噴出來。」

「我不能買，我們不是有錢人。」

「我仍然堅持自己的立場，再度把她的花搬回到盒子裏去。」

沒想到，歸還了她一盆，她雙手像變魔術似的在大紙盒裏一掏，又拿出了兩盆來放在我桌上。」

「跟妳說，這個價錢我是買不起的，妳出去吧，不要再搞了。」

「我板下臉來把門拉著叫她走。」

「我馬上就出去，太太，妳買下這兩盆，我算妳九百塊，自動減價，妳買了我就走。」

「說著說著，她自說自話的坐了下來，她這是賴定了。」

「妳不要坐下，出去吧！」

我不買。」

「我擡著手望著她。」

這時她突然又換了一種表情，突然哭訴起來：「太太，我有五個小孩，先生又生病，妳一個孩子也沒有，怎麼知道有孩子窮人的苦——嗚——」我被這個人突然的鬧劇弄得莫名其妙，她的苦難，在我開門看花的時候，已經預備好要丟給我分擔了。」

「我沒有辦法，妳走吧！」

「我一點笑容都沒有的望著她。」

「那麼給我兩百塊錢，給我兩百塊我就走。」

「不給妳。」

「給我一點水。」

「她又要求著，總之她是不肯走。」

她要水我無法拒絕她，開了冰箱拿出一瓶水和一只杯子給她。」

她喝了一口，就把瓶裏的水，全部去灑她的花盆了，灑完了又嘆著氣，硬跟我對著。」

「給我一條毯子也好，做做好事，一條毯子吧！」

「我沒有毯子。」

「我已經憤怒起來了。」

「沒有毯子就買花吧！」

妳總得做一樣啊！」

「我嘆了口氣，看看鐘，荷西要回來吃飯了，沒有時間再跟這人磨下去，進房開了抽屜拿出一張票子來。」

「拿去，我拿妳一盆。」

「我交給她五百塊，她居然不收，嘻皮笑臉的望著我。」

「太太，九百塊兩盆，五百塊一盆，妳說哪一個划得來？」

「我已經買下了一盆，現在請妳出去！」

「買兩盆好啦！」

我一個早上還沒做過生意，做做好事，買兩盆好啦！」

<<稻草人的微笑>>

求求妳，太太！

「這真是得寸進尺，我氣得臉都脹紅了。

「妳出去，我沒有時間跟妳扯。

「噢！

沒有時間的人該算我才對，我急著做下面的生意，是太太妳在耽擱時間，如果一開始妳就買下了花，我們不會扯那麼久的。

「我聽她那麼不講道理，氣得上去拉她。

「走！

」我大叫著。

她這才慢吞吞的站起來，把裝花的紙盒頂在頭上，向我落落大方的一笑，說著：「謝啦！

太太，聖母保佑妳，再見啦！

「我碰的關上了門，真是好似一世紀以後了，這個女人跟我天長地久的糾纏了半天，到頭來我還是買了，這不正是她所說的——如果一開始妳就買了，我們也不會扯那麼久——總之都是我的錯，她是有道理的。

拿起那盆強迫中獎的葉子，往水龍頭下走去。

泥土一沖水，這花盆裏唯一的花梗就往下倒，我越看越不對勁，這麼小的盆子，怎麼會長出幾片如此不相稱的大葉子來呢？

輕輕的把梗子拉一拉，它就從泥巴裏冒出來了，這原來是一枝沒有根的樹枝，剪口猶新，明明是有人從樹上剪下來再插在花盆裏騙人的嘛！

我丟下了樹枝，馬上跑出去找這個混帳，沿著馬路沒走多遠，就看見這個女人坐在小公園的草地上吃東西，旁邊還有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人，大概是她的兒子，路邊停了一輛中型的汽車，車裏還有好幾個大紙盒和幾盆花。

「噢！

妳不是說走路來的嗎？

」我故意問她，她居然像聽不懂似的泰然。

「妳的盆景沒有根，是怎麼回事？

」我看著她吃的夾肉麵包問著她。

「根？

當然沒有根嘛！

多灑灑水根會長出來的，嘻！

嘻！

」「妳這個不要臉的女人！

」我慢慢的瞪著她，對她說出我口中最重的話來，再怎麼罵人我也不會了。

我這樣罵著她，她好似聾了似的仍然笑嘻嘻的，那個像她兒子的人倒把頭低了下去。

「要有根的價就不同了，妳看這一盆多好看，一千二，怎麼不早說嘛！

」我氣得轉身就走，這輩子被人捉弄得團團轉還是生平第一次。

我走了幾步，這個女人又叫了起來：「太太！

我下午再去妳家，給妳慢慢挑，都是有根的……」 「妳不要再來了！

」我向她大吼了一聲，再也罵不出什麼字來，對著這麼一個老女人，我覺得像小孩子似的笨拙。

那個下午，我去寄了一封信，回來的路上碰到一個鄰居太太，她問起我「糖醋排骨」的做法，我們就站在路上聊了一會兒，說完了話回來，才進門，就看見家中桌上突然又放了一盆跟早上一模一樣的葉子。

我大吃一驚，預感到情勢不好了，馬上四處找荷西，屋子裏沒有人，繞到後院，看見他正拿了我早晨買下的那根樹枝往泥巴地裏種。

「荷西，我不是才跟你講過白天那個女人，你怎麼又會去上她的當，受她騙。

她又來過了？

」 「其實，她沒有來騙我。

<<稻草人的微笑>>

」荷西嘆了口氣。

「她是騙子，她講的都是假的，你……」 「她下午來沒騙，我才又買下了一棵。

」 「多少錢？

我們在失業，你一定是瘋了。

」 「這個女人在妳一出去就來了，她根本沒有強迫我買，她只說，妳對她好，給她水喝，後來她弄錯了，賣了一盆沒有根的葉子給妳，現在她很後悔，恰好只剩下最後一盆了，所以回來半價算給我們，也算賠個禮，不要計較她。

」 「多少錢？

快說嘛！

」 「一千二，半價六百塊，以後會長好大的樹，她說的。

」 「你確定這棵有根？

」我問荷西，他點點頭。

我一手把那盆葉子扯過來，猛的一拉，這一天中第二根樹枝落在我的手裏，我一點都不奇怪，我奇怪的是荷西那個傻瓜把眼睛瞪得好大，嘴巴合不上了。

「你怎麼弄得過她，她老了，好厲害的。

」我們合力再把這第二根樹枝插在後院土裏，希望多灑灑水它會長出根來。

我們與這賣花女接觸的第一回合和第二回合，她贏得很簡單。

沒過了幾日，我在鄰居家借縫衣機做些針線，這個賣花女闖了進來。

「啊！

太太，我正要去找妳，沒想到妳在這兒。

」她親熱的與我招呼著，我只好似笑非笑的點了點頭。

「魯絲，不要買她的，她的盆景沒有根。

」我對鄰居太太說。

「真的？

」魯絲奇怪的轉身去問這賣花女。

「有根，怎麼會沒有根，那位太太弄錯了，我不怪她，請妳信任我，哪，妳看這一盆怎麼樣？

」賣花女馬上舉起一盆特美的葉子給魯絲看。

「魯絲，不要上她的當，妳拔拔看嘛！

」我又說。

「給我拔拔看，如果有根，就買。

」 「哎呀！

太太，這會拔死的啊！

買花怎麼能拔的嘛！

」魯絲笑著看著我。

「不要買，叫她走。

」我說著。

「沒有根的，我們不買。

」魯絲說。

「好，妳不信任我，我也不能拔我的花給妳看。

這樣好了，我收妳們兩位太太每人兩百塊訂金，我留下兩盆花，如果照妳們說的沒有根，那麼下星期我再來時它們一定已經枯了，如果枯了，我就不收錢，怎麼樣？

」這個賣花女居然不耍賴，不嚕嘛，那日十分乾脆了當。

魯絲與我聽她講得十分合理，各人出了兩百訂金，留下了一盆花。

過了四五日，魯絲來找我，她對我說：「我的盆景葉子枯了，灑了好多水也不活呢！

」我說：「我的也枯了，這一回那個女人不會來了。

」沒想到她卻準時來了，賣花女一來就打聽她的花。

「枯了，對不起，兩百塊錢訂金還來。

<<稻草人的微笑>>

」我向她伸出手來。

「噢！

太太，我這棵花值五百塊，萬一枯了，我不向妳要另外的三百塊，是我們講好的，妳怎麼不守信用？

」 「可是我有兩百訂金給妳啊？

妳忘了？

」 「對啊！

可是我當時也有碧綠的盆景給妳，那是值五百的啊！

妳只付了兩百，便宜了妳。

」 我被她翻來覆去一搞，又糊塗了，呆呆的望著她。

「可是，現在謝了，枯了。

妳怎麼說？

」我問她。

「我有什麼好說，我只有搬回去，不拿妳一毛錢，我只有守信用。

」說著這個老太婆把枯了的盆景抱走了，留下我繞著手指頭自言自語，纏不清楚。

這第三回合，我付了兩百塊，連個花盆都沒得到。

比較起所有來登門求售的，這個老太婆的實力是最兇悍的，一般男人完完全全不是她的樣子。

「太太！

日安！

請問要雞蛋嗎？

」 「蛋還有哪！

過幾天再來吧！

」 「好！

謝謝，再見！

」我注視著這些男人，覺得他們實在很忠厚，這樣不糾不纏，一天的收入就差得多了。

有一次一個從來沒有見過的中年男人來敲門。

「太太，要不要買鍋？

」他憔悴的臉好似大病的人一樣。

「鍋？

不要，再見！

」我把他回掉了。

這人居然癡得一句話都不再說，對我點了一下頭，就扛著他一大堆凸凸凹凹的鍋開步走了。

我望著他潦倒的背影，突然後悔起來，開了窗再叫他，他居然沒聽見，我鎖了門，拿了錢追出去，他已經在下一條街了。

「喂！

妳的鍋，拿下來看看。

」他要的價錢出乎意外的低，我買了他五個大小一套的鍋，也不過是兩盆花的錢，給他錢時我對他說：「那麼老遠的走路來，可以賣得跟市場一樣價嘛！

」 「本錢夠了，日安！

」這人小心的把錢裝好，沉默的走了。

這是兩種全然不同的類型，我自然是喜歡後者，可是看了這些賣東西的男人，我心裏總會悵悵的好一會，不像對待賣花女那麼的乾脆。

賣花女常常來我們住的一帶做生意，她每次來總會在我們家纏上半天。

有一天早晨她又來了，站在廚房窗外叫：「太太，買花嗎？

」 「不要。

」我對她大叫。

「今天的很好。

」她探進頭來。

<<稻草人的微笑>>

「好壞都不能信妳，算了吧！」
我仍低頭洗菜，不肯開門。

「哪！」
送妳一盆小花。

她突然從窗口遞進來極小一盆指甲花，我呆住了。

「我不要妳送我，請拿回去吧！」

我伸出頭去看她，她已經走遠了，還愉快的向我揮揮手呢！

這盆指甲花雖是她不收錢的東西，卻意外的開得好，一個星期後，花還不斷的冒出來，我十分喜歡，小心的照顧它，等下次賣花女來時，我的態度自然好多了。

「花開得真好，這一次妳沒有騙我。」

「我從來沒有騙過妳，以前不過是妳不會照顧花，所以它們枯死了，不是我的錯。」

她得意的說著。

「這盆花多少錢？」

我問她。

「我送妳的，太太，請以後替我介紹生意。」

「那不好，妳做小生意怎麼賠得起，我算錢給妳。」

我去拿了三百塊錢出來，她已經逃掉了，我心裏不知怎的對她突然產生了好感和歉意。

過了幾日，荷西回家來，一抬頭發覺家裏多了一大棵爬藤的植物，嚇了一大跳。

「三毛！」

「不要生氣，這次千真萬確有根的，我自動買下的。」

我急忙解釋著。

「多少錢？」

「她說分期付款，一次五百，分四次付清。」

「小魚釣大魚，嗯！」

送一盆小的，賣一盆特大的。

荷西抓住小盆指甲花，作勢把它丟到牆上去。

我張大了嘴，呆看著荷西，對啊！

對啊！

這個人還是賺走了我的錢，只是換了一種手腕而已，我為什麼早沒想到呢！

對啊！

「荷西，我們約法三章，這個女人太厲害，她來，一不開門，二不開窗，三不回話；這幾點一定要做到，不然我們是弄不過她的，消極抵抗，注意，消極抵抗，不要正面接觸。」

我一再的叮嚀荷西和自己。

「話都不能講嗎？」

「不行。」

我堅決的說。

「我就不信這個邪。」

荷西喃喃的說。

星期六下午，我在午睡，荷西要去鄰家替一位太太修洗衣機，他去了好久，回來時手上又拿了一盆小指甲花。

「啊！」

英格送你的花？」

我馬上接過來。

荷西苦笑望著我，搖搖頭。

「你」我驚望著他。

「是，是，賣花女在英格家，唉」 「荷西，你是白癡不成？」

我怒喝著。

<<稻草人的微笑>>

「我跟英格不熟，那個可憐的老女人，當著她的面，一再的哭窮，然後突然向我走來，說要再送我一小盆花，就跟她『一向』送我們的一樣。

」 「她說 一向 」我問荷西。

「妳想，我怎麼好意思給英格誤會，我們在佔這個可憐老女人的便宜，我不得已就把錢掏出口袋了。

」 「荷西，我不是一再告訴你不要跟她正面接觸？

」 「她今天沒有跟我接觸，她在找英格，我在修洗衣機，結果我突然輸得連自己都莫名其妙。

」 「你還敢再見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推銷員嗎？

荷西？

」我輕輕的問他。

荷西狼狽的搖搖頭，恐怖的反身把大門鎖起來，悄悄的往窗外看了一眼，也輕輕的問著我：「我們敢不敢再見這個天才？

」我大喊著：「不敢啦！

不敢啦！

」一面把頭抱起來不去看窗外。

從那天起，這個偉大的賣花女就沒有再看到過我們，倒是我們，常常在窗簾後面發著抖景仰著她的風采呢！

<<稻草人的微笑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